

復旦大學新聞館

席勒 • 金司萊作
萬 仞 譯

愛國者



史習叔
贈書

橋文藝叢書之一
臺灣新生報發行



史習叔
敬贈
辛酉年

愛國者

席勒・金司萊作

萬 似譯

版權
所有

民國卅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愛國者

席勒·金司萊作
萬 仞譯

橋文藝叢書

歌雷主編

臺灣新生報發行
讀賣書店總經理
新生印刷廠印刷

愛國者

一個包含一個序幕和三幕的劇本

[The Patriots]

[A play in a prologued three acts]

人物表：（以出場先後爲次序）

船長 Captain

湯姆·傑佛孫 Thomas Jefferson

配德絲 Patsy

瑪爾他 Martha

詹姆斯·馬迪生 James Madison

亞歷山·大哈密頓 Alexander Hamilton

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衛士 Sergeant

亨弗內茲上校 Colonel Humphrys

哲可布 Jacod

雷得 Ned

馬丁 Mat

詹姆士·摩羅 James Monroe

哈密頓太太 Mrs. Hamilton

亨利·洛克斯 Henry Knox

僕人總管 Butler

費羅先生 Mr. Feno

木星 Jupiter

康羅得太太 Mrs. Conrad

邊防軍 Frontiersman

湯姆傑·佛孫藍多爾夫 Thomas Jefferson Randolph

安尼·藍多爾夫 Anne Randolph

喬治·華盛華拉法葉 George Washington Lafayette

場 景

序幕：一七九〇年一隻縱帆式帆船甲板上……

第一幕：紐約——一七九〇年……

第一場：總統官邸……

第二場：紐約郊外一家旅社附設的鐵匠店……

第二幕：費城——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三年……

第一場：哈密頓的家……

第二場：傑佛孫的房子……

第三場：同前場，幾天之後……

第三幕：華盛頓 一八〇一年……

第一場：康羅得寄宿舍中傑佛孫的住房……

第二場：國會中上議院的會堂……

序 幕

一七九〇年，一隻縱帆式帆船甲板上的部份，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船帆正張着順風，海面波濤起伏，時時听着繫帆的滑車軋軋作聲。

一個中年男子和一個少女倚着船上的欄干向着洋面眺望；傑佛孫和他的女兒配德絲。她瘦而且長，她的臉子太富有情感，表現出近似「婦人之仁」樣的溫和表情。她沒有戴着那個時代的假髮。她的頭髮，紅中夾灰，隨風飄蕩着，這個女孩子芳齡近二十，溫柔、輕快、美麗。在他們的位置上面有一個舵工的陰影，駕駛着這隻帆船。

船長走向他們。

船長：先生，晚安。

傑：船長，晚安。

配：船長，我們是不是快靠近陸地了？

船長：假使我們不改變航向的話那就快了。不耐煩麼？（配德絲笑）

傑：告訴我，是不是回國的航行老是要這樣長的時間？

船長：有時候，比這次還要長。（仰看天空）也許要起一點風，先生，最好下艙去吧。（他敬禮，走開了。

傑氏父女注視着洋面

配：我不知道家裡是不是還和記憶中的一樣。

傑：也許，不會像你想像中的那樣大。當我們離家的時候你還只是一個姑娘。

配：好像隔了許多年數了！

傑：不是的麼？

配：真奇怪，我們現在又回家了，在巴黎這幾年像幻景一樣，是不是，爸爸？

傑：是的。（她嘆氣，傑佛孫看着她，微笑）

配：我們是不是先到紐約？

傑：（搖頭）一直到 Monticello.（註1）

配：我以為你馬上會要去見華盛頓總統的。

傑：我們第一步回家去佈置你的婚事。

配：總統是不止等着您的回信麼？

傑：不一定——不。（稍停）

配：爸爸？

傑：親愛的，怎樣？

配：我很躊躇。

傑：什麼事？

配：您想我們是不是要打消？我的婚事？

傑：打消它麼？

配：假使您接受了總統的任命，您必須要住在紐約。您會遭遇着您生命中第一次的孤獨生活，您會絕對的痛苦，我知道您太清楚了。

傑：但是我並無接受的傾向。

配：您沒有麼？

傑：他給了我可以拒絕的自由。而且我一定會利用這個自由的。

配：（大大的感覺安慰）您爲什麼以前沒有告訴我？

傑：我從來就沒有想到。（稍停）最親愛的，你看，很久前我就發現了大自然的意志不要我再當任公職。我接受法國的使命不過是因爲——在那個時候——你媽媽的死去把我丟棄得太空虛了……我幻想着以爲變換一個環境也許可以……（他突然停止不說下去）

配：爸爸，我知道的。（他倆同時注視長空，長時間不語）那裡真太美妙了。

傑：時間和空間好像都消滅了。

配：我希望她是在家裡等着我們。

傑：你的媽媽麼？

配：是的。我在想到 Monticello 的時候沒有一次不會連想到她的。她老是愛講說您倆「新婚之夜」的情況給我听的。

傑：她講過麼？

配：她說在花園的茅屋中，在您的圖畫，您的書籍，您所發明的東西的中間，您差不多轉不過身來了。

傑：（微笑）那一點都不錯。

配：還有您怎樣的點了一個火，找着一個二人留在一些書堆後面的半瓶酒。還有媽媽彈鋼琴您拉提琴和唱着那些古老的歌曲。

（風起了。傑佛孫把外衣拉緊了一下）

傑：起了一點風。對不住。（他起身走下）

配：您到那裡去？

傑：我想要去看一看你的妹妹。

配：爸爸，她睡着了。

傑：她會踢掉她的被蓋。她會受涼，我們不能要她傷着風回到家鄉去。（他走下）

配：（跟着喊）爸爸！

傑：（臺內）唯？

配：我去吧，您在這兒等。

傑：好，親愛的。（又上）

配：我馬上就回來。

（配德絲下，傑佛孫向水平線望去。海面上湧起催眠性的波濤……月光漸暗一直到他和船都變成一個夜間的暗影。柔和的音樂隱隱可听……慢慢的，雖然是在跳蕩不定的洋面上，一個房屋外殼像變魔術一樣的變了出來，這就是 Monticello！雪正在落着，周圍堆着很深）

（臺後傳出一片笑聲。湯姆傑佛孫，一個青年，和瑪爾他，一個活潑、美麗的少女出現了。抖出他倆外套上的積雪）

瑪：從古到今有這樣一個新婚之夜麼？湯姆，傑佛孫，我敢斷言，在那最後幾哩路，馬簡直是在大雪中飄飄若仙的飛起來了。

傑：（指着房子）那就是瑪兒他。

（瑪轉過身來，喘着氣）

瑪：呵！湯姆！

傑：你歡喜麼？

瑪：我從來不會夢想到它會是……你設計的，真是你自己麼？

傑：爲了你，瑪兒他。（握着她的手）

瑪：那是不可思議的可愛。

傑：你的手像冰一樣的。來吧！

瑪：不！我要站在這裡再多看一分鐘。請！

傑：要到四月才能完工，讓我們搬進去。在此以前我們只好住在花園的茅屋中。（道歉着）那只有一間房子。

瑪：（笑）那好像一對睡鼠，我們一動也不動的等着春天。（四週一看，驚奇着，指着臺外說）你的藍脊山（註二）在那裡出現了。

傑：（點頭）那是一個峯，瑪兒他，太陽放射出純粹的金光。大自然由這裡向下鋪出一張神秘的仙毯——岩

石、江河、丘阜、森林……

瑪：我不能够等到天亮。

傑：當風暴的天氣正在醞釀的時候，你可以向下看到她的釀造工廠和看着她正在釀造中的風雲、雪雹、閃電

——都在你的脚下。

瑪：湯姆，最親愛的？

傑：唯，瑪兒他？

瑪：我不能說出來你已經爲我做了好多事。

傑：我爲你做了些什麼？

瑪：在我未遇着你以前，環境和小人的偏見已經開始使我失去了信念，大地已經開始在萎縮。生活已經變成一些十分不必要的東西。然後到了我倆初遇的夜晚，在輕快的閒話之後，當你開始莊嚴談論的時候，我突然的愛上了你，不僅是愛上了你。我也盡可能的愛上了整個的人類。（她短時停頓一下，他正注視着她發笑）現在，傑佛孫先生，你在笑什麼？

傑：假使我活到一千歲再閉上我的眼睛——這就是我看你的方式，我的愛，你臉上蓋着雪花眼睛閃着珠光！

瑪：呵，湯姆，我只能說出我是快樂。

傑：你快樂麼？

瑪：我需要擁抱。（他溫柔的吻着她）

傑：（朗誦着）「當我們說到我們崇敬的少女紅唇，

宇宙間的快樂已經是包涵殆盡。

那個第一次發明接吻的人，

他的靈魂也許在天上

這是他應得的酬勞，我絕對的相信。」

（她笑，他倆擁抱着）

瑪：你會永遠的愛我麼？湯姆？

傑：永遠的……永遠的……（她戰慄）你戰慄麼？你有一點兒冷。

（燈光開始熄滅）

瑪：有一點！

傑：來吧，傑佛孫太太。（他把她捲在手中）我們要生起一爐火，它會使你溫暖到天長地久的時候！

（他抱着她下臺，突然的听着初起的風聲，遠處人聲嘈雜）

船長：（臺內）Port quarter。（註三）（向左轉一刻）

（Monticello 漸漸：消蝕不見，船長上，走向如夢的傑佛孫的黑影）

船長：船走到惡劣氣候的範圍中了，先生，頂好還是下艙去，（又是一陣風聲，夾着輪軸轉動聲）把着舵，

息金斯！風向偏左 450 度！

（臺內答聲：Aye, Sir. 臺後人聲嘈雜，船長下，人聲哄哄互相辯論爭吵）

（在空間出現另一種佈景。青年的傑佛孫坐在一個辦公桌的後面，桌上放了一本文稿。當他听着人聲，他從這個反對者看到那一個反對者）

第二人聲：喬治亞洲投反對票。

第二人聲：這篇文章太大而無當了。

第三人聲：加羅林那洲投反對票。我動議取消關於指摘販奴貿易的詞句，這裡沒有它們的位置，喬治亞洲和加羅林那洲反對。

第四人聲：凡贊成取消關於指摘販奴貿易的字句的請舉手？（傑佛孫四週看着，沮喪地，數着手數）反對的請舉手？（傑佛孫舉手）動議通過，請你刪去那些詞句。

（傑佛孫很苦痛的劃去那些詞句）

反對者：那第二句，我不歡喜他。

傑：但是這是宣言的中心思想。朋友，我們不是正在向着自由一寸一寸的爬行前進麼？

反對者：這個目的何在？無疑問的，我們不是會要把那所有的資本家都趕到保皇黨的軍隊中去了麼？

傑：我是被推舉來起草宣言的人，我是起草宣言的人。我嘗試着避免我的主觀。這是美國人民「民心」的一個表示，我們人民需要這一句。

反對者：從法律的觀點來說……

傑：移民到美洲來的人，用他們血汗來開闢新世界的人是勞工而不是律師。

反對者：遭瘟的東西，小孩子！你也應該有一個前例吧。你能够在歷史上給我找出像這樣的一個任何前例麼？

傑：在歷史上我們能够找出什麼東西會像這個新世界和這個新世界的人類麼？我們曾經看見過一個國家被天命預定着要去建立一個以人權爲基礎的自由新社會麼？前例？讓我們自己來做前例！寧可自己做人家的夥伴樣，不要學人家的壞榜樣。

反對者：你注意到它的後果沒有？

傑：（控制着他的感情，站起來，由桌後走到桌前，向全體呼籲着）在這整個帝國中不會有一個人像我這樣的愛好和平。但是憑着創造我的上帝的意志，我寧可馬上一瞬不視而不願意放棄我的自由，而且，在這裡，我知道我是在爲了全國發言的，我很抱歉的說流血的戰爭還正在進行。但是當我們被迫應戰的時候，我們應該打擊敵人，重重的打擊他們。我們要給專制暴君一個教訓，我們不是那種挨了打還和人講好話的奴才，但是這還不够，我們現在要一勞永逸的決定我們的將來和我們無罪子孫的將來，我們人民已經血戰了一年了——爲了什麼？（他舉起這份手稿）爲了這個，現在讓我們用書面的方式供獻給他們。現在正是爲我們所爭取的自由奠定基礎的時候。這個措詞決不會太過火的！現在正是人們還在浴血苦戰的時候。明天他們也許會疲倦而懈怠，于是一個新的暴君就可以在舊的法律中找出一個工具再來剝削他們的自由，現在正是建立一個自由社會的唯一時機，就是現在！不能再拖下去了。

反對者：我願意把一天的光陰來辯論這一點。

傑：（猛烈的）在這個議會中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想丟下這些公事趕緊回家去的。我的太太正在產後病中，

當我在這裡開會她在家中代替我做全部的工作。我差不多已經焦急得要瘋狂了，但是在必要時，爲了力爭這一句可以在這裡度過整個的夏天。

（全體停息不語）

反對者：好吧——請再讀一遍，讓我們再審查一回！

傑：（坐下，讀宣言中的一段，他的聲音充滿了深厚的感情）我們認爲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說所有的人是天生平等的；就是說上帝賦與他們以若干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爲了獲得這些權利，政府才會在人們中間建立起來，他們的合法權利是由被治者同意而得來的。

（自由鐘開始叮噠的響着，青年的傑佛孫臉上照耀着幾乎像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光，逐漸發亮，再逐漸熄滅。全臺漆黑連船隻和傑佛孫的陰影都不見了。在黑暗中自由鐘聲愈鳴愈響，再慢慢的停了——繼之以溫柔甜蜜有鬼意的音樂……瑪兒他的影子出現，含憂的微笑着。船上的夢想者又變得可見了。他伸出他的手來。）

傑：（呢喃着）原諒我，瑪兒他！，這就是向你出的高價。原諒我！我尋求一個快樂的世界——爲了我倆，但是當我們達到目的的時候，我却喪失了你了。（瑪兒他的鬼魂愛容的微笑着，擺着她的頭）呵！我親愛的，在我所畫的每張未來的圖畫裡，你都是它們的前景，沒有你就沒有圖畫，沒有……

配德絲的聲音（臺後）爸爸！